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六止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纂言卷六上

元吳澄撰

月令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者
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
無可考證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呂氏春秋採摭古
制問難秦法以為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
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撮呂氏十二紀之首
章合為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
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
或在其前入載記中則自融始也

孟春之月

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參所林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艮營而斗建寅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日在危三度昏昂九度中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觜觶一度中唐月令曰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昂中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澄按月令所記日躔中星蓋呂不韋時如此前乎此後乎此俱各不同今存孔疏所載二歷及唐月令以見日躔中星之不一定大槩七十餘年差一度以今歷比之月令度數相

去逾遠矣能推歲
差法則能知之

其日甲乙

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其
日屬甲乙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日月為陽而日者
陽之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為陰
而辰者陰之陰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大音泰後大史等類並
同句古侯切芒音亡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太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孔
氏曰太皞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
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則配以大
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太皞則從以句芒配以
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此蓋

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來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其蟲鱗

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保故中央則其蟲保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

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
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

中去聲簇
七豆切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大簇者林
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圓九分孟春
氣至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孔氏曰上從其日
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
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時
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
氣相須故律角同處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
之管又計大簇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鍾名曰大簇
之鍾律在於前鍾生於後蔡氏以為大簇鍾名
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鍾非也

其數八

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
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其味酸其臭羶

羶失然切

鄭氏曰木之臭味也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
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木味酸者木實酸凡草木所生

其氣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
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尸之禮南面設
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
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
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孔氏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爾所以

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生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自孟春之月至其日甲乙天事略竟先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鈞聲可以章故陳酸醴之屬羣品已著五行為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記事之次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上上聲後以意

求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

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方氏曰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矣故蟄蟲始振魚上冰也孔氏曰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末劉歆作三統歷時改雨水為正月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今歷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三統歷三月節穀雨清明中餘皆同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云鴻鴈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戴青旂衣青衣服

倉王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載音戴上衣字去聲後並同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衝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

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非周制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孔氏曰麥實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鷄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鷄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鼠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食麥與羊

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
而食鷄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也秋金王之時
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
而黍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
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
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
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
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春主發散故其器䟽以達蓋
䟽則散達則發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
長粗則大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
則刻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閎則受奄則藏
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閎若
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出入於土者也澄按所食
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未明孰是故兼存之馬
氏曰王者鄉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
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為大廟左

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為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十有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駕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駟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旂其遊車則載旌而此曰春戴青旂夏戴赤旂中央戴黃旂秋戴白旂冬戴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衮饗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絺羣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措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璫皆五采也而此曰春服

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此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䟽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圓以閔秋廉以深冬閔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為此說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弊弊焉於車旂器服之間為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

朝

先去聲齊側皆切
後同還音旋後同

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周近郊五十里賞謂顯賜有功德者朝大寢門外孔氏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倣此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二是治朝則北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也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云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方氏曰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爾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

當

相去聲後同母
音無當去聲

鄭氏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
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遯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者無非其人方氏曰
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故特命相
也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
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
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
又及於物也遯言行之而無壅也母有不當則又惡
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遯行而秋冬
則不言者賜以春夏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母有不當
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者蓋慶賜所以飾喜
必能母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悅焉亦互相備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母

失經紀以初為常

宿音夙離去聲又平聲貸吐得切

鄭氏曰典六典法八法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方氏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大史曰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即堯典所言曆象日月星辰也宿言宿於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貸貸則司天者之過矣邱氏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舍宿留止離經歷詩云月離于畢大史歷候日月星辰所留止經歷無令差貸也胡氏曰宿謂所居之次天文志云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陸氏曰蔡邕云宿者日所在離者月所歷孔氏曰天文進退度數當推勘考校若推步不明算歷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初謂舊來所法常須遵奉以為常行故云以初為常澄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

何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算不可差貸毋令失其所躔
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來算歷
之法而不
改變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

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籍在亦切
推出佳吐

回二切
勞去聲

鄭氏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元辰蓋郊後吉

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介甲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孔氏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陰陽式法正月亥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王耕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執爵于大寢耕後行燕禮以勞羣臣也按上迎春行賞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籍勞羣臣於路寢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澄曰參保介謂車右也參謂參乘保謂護衛介謂甲士也措耒耜于參保介及御者二人之間而曰參保介之御其立文猶書立政言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

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經音徑
衍音遂

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為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上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孔氏曰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六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為泰天地交通七月為否天地隔塞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也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事也衍遂聲相近遊廣深二尺徑容牛馬田畯舍於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溝洫田事既飭正又先定準直準謂平均直謂繩墨封疆有界限徑遊有濶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丘平而可陵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為阪水之所行者為險

廣而平者為原下而濕者為隰非時脩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橐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泰之利高燥徐之利下濕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馬氏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使農官涖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農之所以不惑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鄭氏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為仲春將釋菜按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

則釋菜不為舞也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釋菜習舞不同二者各是一事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舍菜陳氏曰周官大胥以春之時合舞以秋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而月令季春大合吹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

掩骼埋胔

覆芳服切夭鳥老切麝音迷骼音格胔才賜切

鄭氏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盛德所在也自覆巢至麝卵為傷萌幼之類聚眾置城郭為妨農之始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為死氣逆生也孔氏曰山林川澤其祀既

卑餘月牲皆用牝惟此月不用為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為財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毋覆巢至母卵餘月皆然因初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若大鳥之巢則覆之然此月亦禁胎謂在腹中未出天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麕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鬻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掩埋互言爾方氏曰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為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上言祭典下言命祀亦互相備禁止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胎天麕卵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眾毋置城郭為其害耕事

也掩骼埋胔則非其所愛
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
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

鄭氏曰逆生氣故必天殃兵戎為害不利主人則可
故不可從我始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
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也孔氏曰起
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
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
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
辭也方氏曰稱兵舉兵也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
我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母變理可通也故曰母絕
紀欲定也故曰母亂是道也古今所同
不必孟春也特以一歲之首故言之爾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
令則其民大疫姦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
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蚤音早姦必
遙切種上聲

鄭氏曰行夏令已之氣乘之也草木早落生日促也
國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
殺回風為姦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
令亥之氣乘之也首種為稷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
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
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仲季氣情相通也如其不和
則迭相乘入雨水不時謂雨少不得應時已來乘寅
四月純陽用事故雨少已為火寅為天漢之津火畏
水終不來但訛言以火相恐動爾七月建申陰氣始
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寅為風中為雨兩相衝破

風被逆故為疾風雨被逆故為暴雨陸氏曰草木發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總至同時也藜莠蓬蒿秋草也並興皆生也不入非不孰也孰而不入澄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為敗雪霜冬之威陰孽與至同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諸穀稷最先種者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

右記孟春凡十節

仲春之月

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告圭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興鬼
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
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
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
度中元嘉歷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
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
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弧中建星中
獨非二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
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寬不知的故舉弧星建星
也唐月令曰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
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日在奎昏
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
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應之律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鸛黃也孔氏曰漢初以雨水為三月節後改驚蟄為二月節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矣澄按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二月昏姻之時也又云春日戴陽有鳴倉庚二月蠶將生之時也陸氏曰桃始華言始穉之也鷹化為鳩陽氣蒸變含血使鷲者能仁候之著者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戴青旂衣青衣服

倉王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大室

○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

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少去聲省所景切去上聲掠音亮

鄭氏曰安養存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桎梏械也肆謂死刑暴尸也掠謂桎治人皆順陽寬也馬氏曰植物始萌為萌浸長為牙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夭絕故曰存孔氏曰后土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句龍配社之神又為后土之官郊特牲云祀社用甲用日之始召誥戊午社于新邑乃用戊

者周公營洛邑非常祭也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罪人所舍皆獄也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圜圜漢曰若廬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理之禁其陳肆應氏曰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為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之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

高禘之前

禘音梅
韉音獨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

卯城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
焉變媒言媒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有世
婦有女御獨云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侍祠天子
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媒之庭以
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
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媒下其子必得天材方氏
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女御八十一
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
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
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
生而縣弧以此韜則弓衣也帶以弓韜示其有
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為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雷者雷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雷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澄曰先雷謂於雷未發聲之前而振鐸以令使民咸知雷之將發

聲也。心主於敬，則雖驟聞威震不至失常。若不戒慎，其容止於雷未發聲之前，使心有所主，娠婦將生子而不豫，加警惕以備，則生子之際，忽值震驚，一時怖畏，或致駭亂神氣，害於產乳，因而喪生者有矣。故曰：凶災鄭註所謂主戒婦人有娠者，蓋若此。孔疏之言雖善，乃君子敬身之道，或非本文之意。故今明之。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角音勇概古代切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角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澄曰：鈞亦謂均平之也，非三十斤為鈞之鈞，同鈞角正四字共一義。角如角力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寡者有五侖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

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無為之用者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

妨農之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孔氏曰廟在前是接神之處寢在後衣冠所藏之處廟制有東西廂有序寢制唯室而已馬氏曰耕者少舍乃脩闔扇亦啓其向之塞闔其戶之瑾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方氏曰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故以少為言焉大事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事有所妨矣故

制之使毋澄曰闔扇人所居也寢廟神所居也脩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然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間而資其力以葺其家與然當春為此雖功役省易亦不知其合古制否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音鹿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毋竭川澤毋漉陂池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音獻

鄭氏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洄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畢賦者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陳氏曰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者豈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方氏曰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故事有漸故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為季春將合樂也孔氏曰孟春習舞仲春又習舞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是春秋常所合樂非為季春而習舞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犬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更平聲

鄭氏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禩是也澄曰言是月有祈禱之小祀不用犧牲不忍殺物故也當祀者但用圭璧而已亦或更之皮幣更者謂以之易犧牲也而馬氏則曰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

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掠音略

鄭氏曰大水寒氣固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畢好雨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為邊兵也陽氣不勝麥

乃不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民相掠陰姦
衆也國旱氣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
害也孔氏曰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
災也麥不孰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
也蟲螟為害地災也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
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
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
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孰也民多相掠則以陽
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
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
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
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勝各
以類焉凡此皆
午之氣乘之

右記仲春凡十節

季春之月

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為鴽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澄曰虹始見之第三日至立夏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孔氏曰按三統歷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日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三度中元嘉歷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唐月令曰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

其曰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賢通切

陸氏曰桐木之後華者也穉之故曰始馬氏曰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應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鴽母無蟠螭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孔氏曰鴽鶻也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方氏曰虹者天地氤會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

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噐䟽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芳

服切鮪為軌切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為將蠶求福
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者備傾漏也薦鮪
進時美物也孔氏曰鞠草名花色黃與桑同色鞠衣
黃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服蓋薦於神坐為蠶求福
也帝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鮪似鱣而小大者為王
鮪小者為鮪鮪口在頷下長鼻體無鱗甲陳氏曰鞠
衣后服也后服此即內外命婦而蠶薦之於神告將
服之以蠶也將耕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
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
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方氏曰覆以
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也覆
反必至于五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
而已曰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以見精粗無不
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示親漁也先王之饗親牲
必親牽殺必親射以致其
敬所以乘舟而後薦鮪也

乃為麥祈實

為去聲

鄭氏曰於舍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方氏曰孟夏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卒痒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泄息列切句古

切侯

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也生者芒而直曰萌振猶救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

不續曰絕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未畢爾萌者非不達也達之未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擘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之絕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則予之也於乏絕曰振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發散極於是月矣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澄曰天子既自有所

聘有所禮矣其賢士在諸侯境內者又勸勉諸侯聘禮之欲其所聘所禮周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李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但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主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行去聲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孔氏曰此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循溝上道路按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言溝上有路是道路之總名也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事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

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道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母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室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置子斜切罟音浮翳於計

為切餽委為切

鄭氏曰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畧曰罟罟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爾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路門臯門以內雖

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罔及毒藥所施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此等之物四時常有季春之時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澄曰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爾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無有敢情

戴音帶植直吏切遽居呂切鄉去聲觀去聲省所景切共音恭

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母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社之鳥是時恒在桑皆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植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官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敕佐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孔氏曰鳴鳩鷦鷯一名鷦鷯鷦鷯九物反鷦音嘲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戴勝既鷦一名戴鷦曲自開而西謂之薄植縣蠶薄柱也自關而西謂之柁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內子女王之同姓子女周禮之外宗內宗是也方氏曰山虞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虞以致曲而織曰曲以取直

而立曰植。遽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它役，欲一意於蠶事。蠶事既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母，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

悖于時。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監平聲
號去聲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縣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以二事。悖，猶逆也。時者，若弓人春

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淫巧謂偽飾不如法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孔氏曰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器之材揆總謂之幹周禮弓人析幹止謂弓幹與此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方氏曰五庫之量百工所治之材也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也先儒別而為五拘矣工固有巧過乎巧則為淫以其淫故足蕩上心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累力
追切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它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

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方氏曰累牛者繫累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合牛馬而遊牝于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司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鄭氏謂春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陸氏曰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音那磔作伯切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方氏曰難所以毆陰慝以狂夫為之

狂疾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礫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欲陰慝之出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故曰以畢春氣此之難難陰慝之作於春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氣之盛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變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粟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有暑山陵不收高者暎於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兵革陰氣勝也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王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乘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為暘而陰為雨故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右記季春凡十一節

孟夏之月

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夏之日螳螂鳴
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
五日靡草死後
五日小暑至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寶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孔氏曰三
統歷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
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
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歷四月
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
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唐月令曰
四月中氣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
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其日丙丁

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
二日火王用事故其日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其蟲羽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七宿有
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其音徵

徵張
重切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
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數最

少為極清徵數
次少為微清

律中中呂

中呂
音仲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
至則中呂
之律應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
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
之臭味也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唯云祭黍或無稷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蛄蛙也王瓜葇荳也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焉氏曰螻蛄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駟音留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旂旂雖人功所為染之而不須色深故亦云赤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

不欣說

先去聲
說音悅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或時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孔氏曰諸侯或無在京師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應氏曰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而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謂賞不踰時是也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遂賢良舉長大養

壯佼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佼古卯切
當去聲

鄭氏曰習合禮樂為將飲酎大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遼猶進也此助長氣也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澄按養壯俊三字舊本在仲夏章其器高以粗之下朱子謂是簡脫當屬此舉長大之下今從之桀俊賢良尚其才德也長大壯俊尚其膂力也孔氏曰桀俊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贊是贊佐之義或未仕沈滯故出之或職卑位下故遼之長大謂長大之人舉謂用之壯謂容體盛大俊謂形容佼好養之以盛夏長養之時助長氣也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司馬政官命之取人蓋將以為政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遼之舉之則必有爵以馭其賢有祿以馭其富故繼之以行爵出祿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毋發大衆毋

伐大樹

壞音怪墮
許規切

鄭氏曰長高謂草木盛蕃庶也起土功發大衆為妨農蠶之事壞墮伐大樹為逆時氣也孔氏曰王者當勸民長養繼續長養之道勸民種植增高天之物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達上故也長之者天地繼續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增高者人也人終天地之功者也欲其長則勿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是壞墮之也

○是月也天子始締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曰締涼而可以禦暑裘溫而可以禦寒孟夏暑之始也故始締孟冬寒之始也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

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行去聲下同為去聲

鄭氏曰命野虞重勸之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命農勉作急趨於農孔氏曰五鄙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蓋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行田原曰出司徒內官也故行縣鄙曰巡澄曰命野虞又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為農者皆天子之民野虞位卑不敢自專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而勸其民爾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勸之者勸其用天之道頃刻不敢怠緩故曰毋或失時勉之者勉其盡地之利隨處不敢暇逸故曰毋休於都都者六遂外之餘地為公邑者蓋司徒巡行雖不出六遂縣鄙之外而命農勉作則

并及於遂外
公邑之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為傷蕃庶之氣也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
以其為苗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曰驅獸
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
可大為之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
彘水畜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
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
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
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麥性熱
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嘗穀

必薦寢廟一
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輕繫

畜丑六切
斷丁亂切

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繁廡之時所
可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
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
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
月言麥秋至蓋於時為夏於麥為秋也刑主國言罪
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
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也陸氏曰
靡草死麥秋至而後斷薄刑決小罪亦因時順氣薄
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曰聚
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靡草舊說云薺亭歷之

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
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
收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
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爾貴賤長幼如一國服
同孔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非
后妃獻繭於王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
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獻繭乃收外
命婦之賦稅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之均齊桑多
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
妻長幼謂婦老少按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為之息
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此出繭無問貴賤長少

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與國服之意同其受桑則貴賤與貴者桑多賤者桑少計繭多少為十一之稅所稅以共給天子郊廟之服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唯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胡氏曰據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夫及不獻繭故云后亦不獻而以此為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按天子尊於后非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此又祭義云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音紂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蒸此言用禮樂互其文孔氏曰酎音近稠稠醴厚故為醇也飲酎於朝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

耐及春秋見於嘗耐皆謂在廟祭而獻耐與此別也
方氏曰孟夏之飲耐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也凡燕
樂必用禮樂於此特言之
者以用之於是為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

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數所
角切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中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
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
城曰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
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
月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常蟄者大出矣格至也
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孔氏曰苦雨數來天

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
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二句共一事蝗蟲為災秀
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方氏曰陰氣所召故
苦雨數來苦者極備而為人之所苦也與詩所謂甘
雨異矣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以傷之故
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象
秋氣也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以冬
德所在故也蝗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之時也
故行春令則蟲之為災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為東
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右記孟夏凡十節

仲夏之月

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螳蜋生
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古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

後五日 燭始鳴
後五日 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亢音剛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孔氏曰三
統歷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氏三度中去日一百
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
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
歷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
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氏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唐月
令曰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
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
中之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

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誰切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鵙工役切

鄭氏曰螳螂螳螂也孔氏曰博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鵙轉地名反舌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為時鄭氏曰孔氏曰博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鵙鵙轉地名反舌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為小故於此言小暑螳螂鵙皆陰類也故感微陰而生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鵙作螳螂生則鵙之有見乎形者也鵙始鳴則鵙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敷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大廟
南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蕭執干戚戈羽

調竽笙篳簧飭鐘磬祝敔

鞀大刀切鞀步西切竽音于
篳音池祝昌六切敔音語

鄭氏曰為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
物習其事之言淮南子篳作麓孔氏曰鞀或為鼗鼗

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鞀者雷鼓鼓神
祀之屬以導樂作鞀裨助鼓節鼓張皮冒之其中空

廊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
絃管長尺圓寸併漆之有底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

之簫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
戰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等三十六簧笙十三
簧篴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
橫吹之或云八孔或云篴七空簧者等笙之名氣鼓
之而為聲鐘大鐘謂之鏞磬以玉石為之所以鼓柷
謂之止所以鼓故謂之箴修者修理舊物均者均平
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
方氏曰修之使治飭之使正均之使平調之使和執
之以待用鞀鞀鼓之與鐘磬祝敵其聲質而一故修
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等笙箴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
調之焉干戚戈羽無聲特執之以待用可也馬氏曰
鞀鞀鼓革也兆奏鼓者鞀也應聲者聲也鐘金也磬
石也琴瑟者絲也祝敵木也管簫等笙箴簧此皆管
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簫植簧於枷等笙植簧於發干
戚戈羽則
舞器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辟必亦切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
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
祭也雩帝為壇而郊之旁自鞞鞞至祝歌皆作曰盛
樂凡它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古若勾龍
后稷之類也雩之正當以四月孔氏曰四月純陽用
事故制禮此月為雩將為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
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也早暵則舞雩是用歌舞
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卿士身為百辟
又為王朝卿士者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
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
卑也裕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
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

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為尊尊則一月令仲夏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雩不皆於帝唯雩於帝為大饗百辟即諸侯為大雩饗不皆於帝唯饗於帝為大饗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能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李春之祈實為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諉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氣之鍾也百辟卿士有功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孟秋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爾於配菽之食則曰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也朱櫻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挺重囚益其食

暴布卜切索所切挺大頂切

鄭氏曰母艾藍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母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大之滅者為灰母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門閭開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寬也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為閭開市傳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囚連文謂增益囚之飲食也馬氏曰母閉利宜也母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為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

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駟孔氏曰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方氏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圉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國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

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

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和去聲者市志切晏伊見切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薄滋味毋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孔氏曰

此月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日長之極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嬭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以陰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晏陰之所成就應氏曰晏陰安靜之陰也陰德安靜不可有所擾方氏曰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持戒之止聲色者欲令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損其精也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致五味而和之則或昏憤其志意也者欲發動皆主於心節之所以定心氣靜事無刑不欲動而有為也刑雖陰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為矣故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

成也陽造始而為早陰代終而為晏故晏陰陽始
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
義同澄曰君子謂在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之齊戒
其居處必掩藏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毋躁躁又特指
身中之一端蓋躁動尤為不掩身之甚者也止聲色
薄滋味節者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聲音悅耳
而色美如李趙之善歌舞止之而不御幸毋令或進
也滋味謂有滋液調適而味美滋如必有草木之滋
焉之滋薄之而不求詳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男女
飲食最大者欲總上二者而又兼包其餘者欲之小
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而奢之者我也止色而不進
薄味而不和所以節我之奢欲節我之奢欲者所以
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與天地通而心為之帥心
定則氣定能齊戒掩身毋躁以定其心斯能定其氣
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擾亂天地之氣也百官謂在
下者不但在上者當掩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靜事

謂無所作爲也。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爲不靜事之甚者也。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按鄭注云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文以此爲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解欣買切
堇音謹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薤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爲名。堇言木堇以別於堇草。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墮。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
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
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
在上也孔氏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
名曰榭方氏曰夏為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方於王
之時而又用於王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
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
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
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臺榭之高亦必升
將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
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孰百勝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勝音特

鄭氏曰陽為雨陰起脅之凝為電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電之類五穀晚孰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勝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為大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乘為害也孔氏曰電凍天災暴兵人災百勝地災國饑人災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方氏曰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電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時晚勝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未故蟲之為害及葉而已五穀晚孰而又百勝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

秋氣則相薄
而衆成疾

右記仲夏凡八節

季夏之月

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溫風至
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
為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澄曰鷹
乃學習之第三日至立秋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曰三
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
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

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
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唐月
令曰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氏中曉東壁中斗建未
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
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
律長六寸李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螢戶
扁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
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

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之氣
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
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
言其時又詳畧不同者持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
風即景風盲風即閭闔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
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蟋蟀居壁則羽
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蟄
也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孔氏曰蟋蟀蛰也今
保織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
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
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螢夜飛腹下如火一名
即照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
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
於擊迎殺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衆
火而化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命澤人納材葦

鼃大音切鼃音

元葦于鬼切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獻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又云取鼃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鼃鼃言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材葦之屬此時采鞠可取作器物也方氏曰四者皆水族故命漁師

葦菽之小者其材可緯以為
薄生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

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共音供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
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
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使民艾芻養牲以供祠神
靈為民求福明不虛取也孔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
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鄭云百縣鄉遂之屬
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
遂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仲夏命百縣
祀則兼內外諸侯也澄按百縣自是秦制凡屬秦地

皆名為縣不可以依周制有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
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
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
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

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它得切
別彼列切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
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孔氏曰染
采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
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
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為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
豫浸治染纁玄之色至秋乃總染五色染人云夏纁

玄秋染夏是也云黼黻文章云黑黃倉赤互相備也
旌旗者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周禮事名號官
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王氏曰掌染
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
故謂之采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也故言等
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
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
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
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
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
同蓋意各有所主也馬氏曰上制之而下守之者法
也昔以為常而後循焉者故也非其實謂之詐非其
良謂之偽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

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

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行下
孟切

鄭氏曰樹木毋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靜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巡之也毋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

操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夫興農功而相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咸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有殃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

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薙它計切
疆其兩切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地焚草也。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爾土疆疆藥

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行猶道被也周禮
籩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故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
云燒籩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
燒籩故曰行水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浸漬即草根爛
死是利益於穀田中之草也日暴爛草田中之水水
浸而沫沸如以熱湯漬之糞壅苗之根言爛草糞田
可使田肥也彊柴磊塊難耕之地此月止水漬之乃
壅糞之可使田美也方氏曰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潤
則水勝火火辱焉陸氏曰彊如彊梁之彊土彊言土
之不可化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澄曰田
疇謂孰耕而其田有界域者
土彊謂難耕而其土硲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
令則丘隰水潦未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

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解音仙又上聲欬若代切隼息九切鷙音至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
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
丘隰水潦戍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與
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未稼不孰傷於水也女
災含妊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
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
曰保孔氏曰穀實鮮少墮落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
是天災遷徙是人災丘隰水潦及未稼不孰地災也
以水氣多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妊也丑
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
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方氏
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也五氣過盛
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
徙者以春主發散也丘隰水潦以金生水也曰丘隰

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未稼不孰也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異乎隆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擊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氣故蚤鶩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鄰入保陸氏曰國多風欬癆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癰疾多孰嚏多疥癩則言民為宜

右記季夏凡九節

中央土

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日為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日終凡七十二日本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
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
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
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
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十八日共七十二日
皆為土王用事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
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
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
日雖分寄而位本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方
氏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之位與其序
適居中央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
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
土王用事即其時也

其日戊巳

戊己者土干也四時之末各十
八日土王用事故其日屬戊己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

土官

其蟲倮

倮力
果切

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
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孔氏曰大戴記云鱗蟲
三百六十龍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
三百六十聖
人為之長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李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律中黃鍾之宮

此句可削孔氏曰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土無候氣之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候氣也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絪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澄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則上文其音宮一句盡之矣何絪再出黃鍾律名此句於義不通故曰可削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
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
於秋言所剋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
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
前也於冬言朽春在後也

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力又切

鄭氏曰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為雷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
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戶之禮
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累土為之
謂之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
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曰陶復陶穴皆開其上取

明故雨霤之後世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霤也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開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霤所祭則土神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霤開牖象霤故設主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向也澄按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肝也此先心者謂先祭心而次祭肺又祭肝也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次祭肺又祭心也冬先腎者謂先祭腎而次祭脾也春先脾者謂先祭脾而次祭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剋求其義者皆鑿惟曰以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次之者為得孔疏已載於春祭先脾之下今借人身五臟上下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心次於肺亦在上故候肺心二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於脾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脉

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也夏之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

黃玉食糗與牛其器圜以閼

圖于權切
閼音宏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糗五穀之長牛五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閼讀如紃閼謂中寬象土含物澄曰鄭注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大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南堂總章為西堂玄堂為北堂青陽之北偏為左个南偏為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

偏為左个西偏為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
偏為左个北偏為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
偏為左个東偏為右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
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嚮而易其名春
居東室而東嚮則以北室之右為左个南室之左為
右个夏居南室而南嚮則以東室之右為左个西室
之左為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嚮則以南室之右為左
个北室之左為右个冬居北室而北嚮則以西室之
右為左个東室之左為右个澄竊謂大寢天子聽政
之所戶牖之間設黼黻四時皆南面嚮明而治安得
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
之時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
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
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
居之時也按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它文惟
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

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氏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肯戾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嚮前而言故二寢皆以東夾為左个西夾為右个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嚮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為左个東夾為右个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並是以西為左東為右也此之大廟大室則中寢之室也

右記季月上寄王之日凡二節

禮記纂言卷六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六下

詳校官通政使_臣夢吉

給事中_臣溫常綬袁勣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纂言卷六下

元 吳澄 撰

月令

孟秋之月

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
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後五日天地始肅
後五日木乃登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孔氏曰三
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

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
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歷
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
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昂七度中唐月令曰
七月之節日在張昏箕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
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昂中斗建申位之中

其日庚辛

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
二日金王用事故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少詩召切
蓐音辱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
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其蟲毛

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它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春露則生秋露則殺白為金之正故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

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駱音洛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隅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韋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悉

薦切帥
所類切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詰去吉切好
惡並去聲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孰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

不竭其力故任之欲其專也凡此欲以征不義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鄭氏曰征之言正也詰謂窮治之問其罪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創初良切
斷丁亂切

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之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

省圜圖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圜圖具桎梏先王奉時之道可見矣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其心仁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嚴則莫敢輕犯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乏則不足而縮人君實輔相天地故曰不可以羸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陸氏曰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澄曰姦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陸氏以視折審斷為句優於舊注斷即王制所謂斷者

也傷之甚者為創察則加詳於瞻折之甚者為斷審則加詳於視命有司至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贊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槩此時所以尚以順天之義為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之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孰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正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稼稷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者以

是孔氏曰按仲秋云以犬嘗
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墻

垣補城郭

壅於勇切
坏步回切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
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墻垣補城郭家秋
收斂物當藏也方氏曰秋主收斂人之奉天則有收
斂之事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凡
此所以備水潦也胡氏曰坏土塊蟄蟲坏户亦謂以
土增益其穴登謂隄防有闕壞處則完之其無隄防
而當水之來路者或坏高其低處則曰壅或填實其
虛處則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謹謂常用心察視
豫為戒備也人之居内有宮室外有墻垣又外有城
郭為人之障蔽皆當脩之坏之補之謂或整治其舊

增益其新象天
地之閉塞也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

使去聲

鄭氏曰古者於當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母立大官母行大使母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歛之月故也方氏曰割地謂益以地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為入反以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歛之事故言母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

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復扶又切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樞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已之氣乘之也瘡疾寒熱所為也孔氏曰陰氣大盛天災介蟲敗穀蟹食樞也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民多瘡疾人災也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主殺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具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

氣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瘡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瘡也

右記孟秋凡八節

仲秋之月

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坯戶後五日水始涸

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臚中

觜子斯切
臚戶圭切

鄭氏曰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

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
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十一度中元嘉歷八月
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
月 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唐月令曰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
酉位之初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
建酉位
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
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南呂者大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
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忙
庚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
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
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
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
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孔氏曰按大
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
鳥以白鳥為珍羞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
謂鳥也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
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閭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
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
也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
羞如雉鷄鵝鳩鴈鷺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
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證矣此皆天候不言人
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
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
乎澄按羣鳥養羞義疑方說近是蓋養羞猶詩言蓄

租養謂不食而儲蓄之也。羣鳥於此月豫蓋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庶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糜忙皮切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方氏曰行偏行之也几杖之禮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唯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量音亮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它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文繡有恒恒則故也及朝宴等之衣服亦皆有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別造它服謂戰伐田獵等之服澄曰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袂用幾幅裳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量即是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祭服既言制度矣故此變言量循其故即若祭服之有恒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爾冠帶不隨人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制度量而但言有常者其法亦必有恒循其故而不可改變

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

受其殃

當去聲撓女教切又上聲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也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不當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刑有五而曰百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必曰百據成數言之與百里百事同義斬者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及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此者以大辟尤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枉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

其饗

行去聲
中去聲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按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矣孔氏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按行之也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駢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皐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陸氏

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按所察所量所視蓋於循行
犧牲言視全具於按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色言必
比類各係上事言之澄曰一則全具二則肥瘠三則
比類四則小大五則長短行之按之察之量之視之
而五者皆中度是謂備
當五者之目陸氏說是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難乃多切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食害亦將及人
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孔氏曰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澄曰難以
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於民間也
熊氏曰季春云國難謂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
子乃難以難陽氣唯天子得難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
始孰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竇音豆
窖音教

囷切

鄭氏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圓曰竇
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
殺將至毋罹其災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
竇窖脩囷倉以藏物也方氏曰凡此皆歛藏之事故
於建酉闔戶
之月言之

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

趣音促畜
丑六切

鄭氏曰始為禦冬之備方氏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
言命百官始收歛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

歛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不特菜而已澄曰既言務畜菜又言多積聚言菜之外它物皆當積聚而畜之以備御冬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盡絕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孰是接其絕續其乏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方氏曰麥以秋種至夏乃穫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賢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哀水始涸

坏步回切
涸户角切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始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方氏曰坏戶與坏垣牆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夷物至此告酷也浸言若水之浸日加益也陽氣日衰者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

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仲春所謂鈞者特言輕重之鈞而已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斗角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之角之皆同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

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易以
鼓切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乃征伐此月禁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為

節礙是易闢市也。闢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方氏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闢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為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方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過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不可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為時，時之所從為類。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舉事如此四時所同，然當闊

戶之時尤不宜妄
舉故於此申戒之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

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復扶又切
數色角切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草木蚤死寒氣盛也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卯大火之氣是積陽故雨不降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也仲秋至仲春火氣但秋金能尅春木及仲秋雨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其國乃旱天

災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也風災數起收
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方氏曰國乃有恐少
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五穀復生盛陽作
之也風災數起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
收聲收雷先行愆於陽也
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右記仲秋凡九節

李秋之月

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鴻雁來
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
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澄
日菊有黃華之第三日至立冬前凡十八日土王用
事

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歷九月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二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唐月令曰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分寸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

無射之
律應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為蛤禽獸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鞠華以黃為美祭言獸以大者祭也方氏曰桃花於仲春桐花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然於戮曰禽凡可擒而獲者皆戮之祭曰獸所祭者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歛入之也會猶聚也孔氏曰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歛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歛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陸氏曰命百官偏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詳言之方氏曰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

夫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梁盛之，委也。祇亦敬也。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舉之將以制國用也。幽詩言十月穫稻。

而此季秋言備收者地氣有早晚也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于天官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季春言百功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則休之於季秋宜矣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體之類是也此記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昌
睡切

鄭氏曰入學習吹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大饗帝者以周禮言之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當前期告備于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

可知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賦謂所入天子几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孔氏曰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注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

合制也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賦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小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陸氏曰諸侯外也百縣內也外言合內言制方氏曰合言自內以合外合而同之也制言自上以制下制而裁之也諸侯有君道為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然通而言之則一也必合制其事者為待來歲受朔日之政令也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或以遠近土地所宜之物為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非以私於已也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註以合諸侯制為句者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戣矛戈戟也孔氏曰按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戣戟首矛夷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此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戣長丈二尺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人處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

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

外司徒摺扑北面誓之

扑普切

鄭氏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禮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旒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說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也司徒摺扑誓衆以軍法也孔氏曰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于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七駟者天子馬有

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
為七載旌旐者按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
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
為旐全羽為旐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
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
師都建旗州里建旒縣都建旐道車載旌存車載
旌比仲冬大閱所建旌旗鄭所引司馬職是仲秋
治兵實出軍之事司徒地官掌邦教故司徒職云
施十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司徒主誓今
田獵出車亦於所獵之地而指扑北面誓之馬氏
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李杲之班馬
政則其政以御為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為天子
御者僕也為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載旌旐則司
馬之九旗以帛為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旐以羽
為之者始於旒而終於旌故言旌旐則它可知矣
方氏曰旌旐所以為表識然周官司常贊司馬頌

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者舉其略爾戎事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田事以木車為正佐車為副莫不各有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指車馬之屬掌次言即田則張幕有幕次故亦有屏整設於屏外則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扑謂夏楚司馬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教刑是矣措謂措之於帶設扑而措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

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孔氏曰厲飾謂嚴厲容飾戎服章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章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主祠典祭祀者禽者獸之通名獵

竟命主
祠祭禽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彙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為炭以禦冬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

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瑾其薪切趣音促當去聲供養並去聲

鄭氏曰墜謂墜閉之辟殺氣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之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膏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孔氏曰俯垂頭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

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沉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不可得者也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無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以慎於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慎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凡此以順收斂之道也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孰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

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軌音求噉丁計切解古買切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隆圻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飢噉人災也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金數窮而氣窒則為軌氣行逆而發于聲則為噉皆肺疾也肺屬金而

金主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盜賊皆至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則為嚴凝之氣所折故也巽為風而春之氣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氣煖則解煖寒則縮粟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情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右記季秋凡十節

孟冬之月

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鷄入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歷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翼八度中十月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唐月令曰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十月

其日壬癸

壬癸者水干也立冬以後七十
二日水王用事故其日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

官

其蟲介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象龜介蟲也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律中應鍾

鄭氏曰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
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
氣若有若無為朽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
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
之禮北面設主于輶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
又設盛于俎東祭內腎一脾再其它皆如祀門之禮
孔氏曰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
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輶祭其壇隨路所嚮
而為廣輪尺數同也禮畢乘車轅而遂行唯車之一
輪轅爾所以然者兩輪相去八尺今輶唯廣五尺故

知不兩輪俱轆主須南轡故人北面
設之其主蓋以菩芻棘栢為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方氏曰冰
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
熙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馬氏曰
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
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
升陰降而勿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奄

驪力
知切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
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閔而奄

象物開
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去聲

鄭氏曰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孔氏曰不言諸侯亦如夏室其文也還還於郊反反於朝也臣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公叔禺人死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顏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二十七年

○是月也命大史饗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筮初格切

孔氏曰饗謂殺牲以血塗饗其龜及筮鄭氏曰筮著也周禮龜人上春饗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饗龜筮與周異矣方氏曰物有饗則祇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饗之謂也除饗謂之饗猶治污謂之汚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矣饗之將以占審焉必于歲首者將以知一歲之吉凶也大史日官也故以龜筮之事命之登曰兆謂龜所坼之兆也卦謂筮所得之卦也既命大史饗具龜筮則以龜卜之以筮筮之而觀卜之所遇為何兆筮之所值為何卦於是推占其兆測審其卦而定其吉凶何如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孔氏曰是察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之夫官府之罪所以因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上時
掌切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牕牖可塞塞之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

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

徑

藏去聲行去聲積子賜切鍵其偃切要塞之塞先代切僕音奚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僕徑禽獸之道也孔氏曰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

故云固邊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
梁禁禦非故云謹倭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
約故設文不同鄭注鍵壯閉牝者凡鑰器入者謂之
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
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為之似樂器之
管籥指於鑰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檀弓注云管鍵也
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何
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
扃關門以內孔中澄曰鍵閉二字何氏說得之管者
鑰之牝籥者鑰之牡鄭注誤以鍵閉為鑰之牝牡遂
別釋管籥為搏鍵器孔疏亦從其誤是以徒費辭而
義愈不明此蓋因天地閉塞成冬故命百官以謹蓋
藏又命司徒以歛積聚又自坏城郭至塞倭徑九事
皆順天地閉塞之時而為此閉塞之事也陸氏曰环
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
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溪

徑不塞
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塋音營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
歛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孔氏曰其衣裳襲歛
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按鄭註冢
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
註檀弓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方氏曰丘
壟墳墓別名大小冢人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是
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澄曰飭喪紀總下三者衣
裳棺槨丘壟其目也高卑之度即丘壟之大小薄厚
之度即棺槨之薄厚丘壟大則高小則卑其高卑薄
厚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爵之貴賤而

為之等級也自蓋藏積聚及坏城郭以下九事并此飭喪紀一事凡十二事皆為順天時之閉塞而言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

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當去聲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小大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孔氏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備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

上之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
為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
與否若其用財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
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也方氏曰巧即工之所成
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所成器
以祭器為主按據此以驗彼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
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而未有黍多少
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按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
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於其
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
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功致者功之至
其用功無所不極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
禁也

○是月也大飮烝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它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幽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有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宴樂飲酒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力合切
勞力報切

鄭氏曰此周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氏曰臘獵也謂獵取禽以祭先祖五祀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方氏曰祈來年詩所謂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以陽主於子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也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易曰勞手坎蓋謂是矣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將云聲帥色類切

鄭氏曰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孔氏曰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此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豫擬仲冬教戰之事馬氏曰順陰義也亥之時陰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

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
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
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
虞也漁師即周之獻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
二官者以其職故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
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
無赦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為之厲禁
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則豈
剥下益上者哉故命之曰毋或敢
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

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復扶又切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為兵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方氏曰孟春東風解凍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以春主發散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而暴則陽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波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

此已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
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夫蟲以陰而蟄者也
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寒氣運也小
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拏歛之所致也

右記孟冬凡十節

仲冬之月

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日鷩旦不
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冬至之日
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辟與壁同

鄭氏曰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孔氏曰三
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

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
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歷大雪日在箕十度昏
氏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
八度中旦角十度中唐月令曰十一月之節日在箕
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十一月中氣
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
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
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鶡旦苦
割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方
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

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鵠旦
夜鳴則陰類鳴而求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
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
物而交亦感陽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菴

鄭氏曰玄堂大
廟北堂大室

○飭死事

孔氏曰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鄭氏曰飭軍士戰必
有死志方氏曰飭死事于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閱故
然乎朱子曰此三字衍文呂氏春
秋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並無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讀如沮如之沮
卷如字皇氏去聲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七重閉藏孔氏曰土功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孟冬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氣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眾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則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皇氏曰卷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也方

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泄所以戒之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馬氏曰房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為沮自下達上為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沆澄曰水在下而濕潤及上謂之沮如水平在內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如水之沮如泄漏故曰沮泄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重直龍切
省所景切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偽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內外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為淫巧或曰省婦事毋得淫即下文聲色者欲之事此陰事也故命奄尹申宮中之令以禁之而得行於貴戚近習也

乃命大酋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

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酋在由切

秬音迷必齊如字麴音曲蘖魚列切湛子簾切火齊才細切監平聲貸它得切

鄭氏曰酒孰曰酎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孔氏曰是月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得成孰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藥故云必時其炊清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又須生孰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藥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也十月獲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澄曰秫說文云稷之黏者按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惟黍全黏自應名秫稻既別出則此秫字蓋誤黍稷三穀齊謂齊同米粒完肥顆顆如一也麴藥以及時造者為善故曰必時湛謂漬米熾謂炊米漬米以水淋沃必去盡米塵取水清不滓為度炊之時亦不可令熾惡熏雜之故

湛熾皆言必潔詩云吉蠲為饌言炊飯之潔也炊飯既孰則以麴藥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漚之其水必清冽之泉氣味芬芳者歐陽氏云醞泉為酒泉香而酒冽故曰水泉必香盛之須用陶器木器之類終不若陶器為佳故曰陶器必良既和合釀在陶器之中須煖氣溫養之以待其成孰煖氣過盛則傷於熱而敗煖氣衰歇則傷於寒而敗自始釀至成孰晝夜溫養如煉大藥者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貴得溫養輕重之宜故曰火齊必得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方氏曰凡此皆水神也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為民致福也果氏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河淮濟之類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濟源自沅水之

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故命有司祈祀之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

之不詰

畜許六切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孔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蔬食為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方氏曰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乃或侵彼之分奪人所有則是彊暴之徒所以罪之澄曰農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然皆人力所致得之良難今當農隙而取野中所生之草木禽獸以益其食此不待用力而得之者故官使虞人教之道之以採取草木之實獵取飛走之物非農人所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徵陽方生

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澄曰仲夏言母躁此言身欲寧即母躁也仲夏之者欲禁色與味二者然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絕之也盡絕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特進御亦不可故云母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禁故言薄者不令厚焉爾不令厚故許得聊略和調但極致求詳和調則不可故云母致和致謂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如常不必令薄色能戕生戒之者宜重味能養生戒之者差輕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事欲靜即百官靜事也身欲寧者不擾於內安形性以上皆為身之欲寧故也事欲靜者不擾於外此言待陰陽之所定定者謂陽之進而陰不能阻喜之也仲夏言定安陰之所成成者言陰之進而不言陽之不能阻閉之也馬氏曰陽伏而陰尚自若故爭凡爭者未定故也夏為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為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

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日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日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為敵而已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解音蟹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薺也水泉動潤上行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向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為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解角從陽退之象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馬氏曰萬物之材數榮則柔收斂則堅故于是時可以伐木取竹箭方氏曰木大故云伐竹箭小故云取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去上聲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罷去之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孟秋言繕圉圉築則如築城郭之築不止於繕矣澄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間曠之地無室廬處也塗者蓋謂畚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寢廟之門閭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

蓋謂埏埴以窒塞其門之罅隙固圉四面有垣牆壞者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

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雨汁去聲瓠戶故切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者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直昂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內有瓜瓠蝗蟲為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為旱也疥癘之病乎甲象也孔氏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瓜瓠不成地災國有大兵人災也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為敗水泉咸竭地

災民多疥癘人災也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為金氣所傷也國有大兵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蝗蟲為敗與孟夏蝗蟲為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水泉咸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癘則虛陽作之也

右記仲冬凡九節

季冬之月

此謂小寒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雉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澄曰野雞始雉之第三日至立春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氐丁
兮切

鄭氏曰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歷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昂二度中去日十八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歷小寒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旦氐十三度中唐月令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晚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晚氐中斗建丑位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大呂者筵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鴈北鄉鵲始巢雉雞乳

鄉音向雉古豆切乳如佳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雉雞鳴也詩曰雉之朝雉孔氏曰鴈北鄉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驚蟄乃北鄉鵲始巢此據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雉雞乳易通卦驗云在立春節立春或在此月也馬氏曰鴈北鄉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方氏曰乳乎乳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菴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難乃多切磔竹百切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旁磔于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孔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彊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爾方氏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為入送為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鴈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即鷄鴈厲隼之屬厲嚴猛疾捷也時殺氣盛極故厲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祇音祁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孔氏曰按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于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于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絜美孔氏曰仲秋犬嘗麻季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魚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儻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氏曰于是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方氏曰水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非特水面而已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種上聲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鉞耜之屬孔氏曰耒耜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耒下嚮前曲接耜耜耒以金鐵為之鉞今之鋤耒孟子云雖有鉞耜云之屬以田器非一也顧氏曰古耒用牛耕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方氏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澄曰五種謂五穀之種稷黍梁稻菽也出者就田倉所藏處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將種之也計謀度也脩整理也具備辦也謀度耒年耦耕之事而豫先整理備辦所以耕之具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合古答切
吹去聲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
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
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曰
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孔氏曰云
罷者以一年頓停至後
年季冬乃復如此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共音供下同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
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燂柴以給燎澄曰言薪柴
又言薪燎燂即柴也方氏曰秩薪柴
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

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幾音機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徠後之徠後之則志散失業也孔氏曰去年冬季日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它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冬季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自此月與日會于它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冬季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冬季冬至今年冬季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六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常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戒約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方氏曰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于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于耕故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澄曰國典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論猶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論於今以待來歲行之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飭國典何哉蓋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于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興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孔氏曰列次也來歲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澄曰次諸侯之列謂等次諸侯之爵列以定其國之大小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與同姓共者也芻豢猶犧牲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供之也芻是牛羊豢是犬豕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有豕而無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

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小宰又列次采地大小至於庶民受田准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在其中省文爾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供上澄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謂枚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數之多少也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及公邑之民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

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雖有其邦國米地此賦要由民出澄曰上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也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大為老切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鼃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按陰陽式法丑魚鼃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為妖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夭既傷國多固疾名此月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冰凍消釋地災也方氏曰冬之序為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為正言之則冬為先也介蟲之性辨於物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為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秋為金也疾謂之固

則其疾久而不瘥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燥之也

右記季冬凡七節

柳子厚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然而政令之作有侯時而行之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芻仲秋勸種麥季秋休百工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扶芻養犧牲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塞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

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
貢賦之數斯固侯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
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亦有
不俟時而行之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
省園囿賜貧窮禮賢者行爵出祿選士厲兵任
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恤孤寡舉
阿黨易關市來商旅正貴賤近習罷官之無事
者去器之無用者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
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
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李春則可以為之乎
又曰返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
陰氛霧寒煖之氣大疫風歔飖噎瘡寒疥癘之
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
異女災胎夭多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
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
堡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督史之語非出於

聖人者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闕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為之，不無古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正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湯也？

禮記纂言卷六下